

# 奥茨国童话

(二)

(美)莱曼·弗兰克·鲍姆 著

薛向群 编译

出版社 :艺术文化出版社

书号 :ISBN 7 - 5030 - 3038 - 4 - 6

版权所有 北京烨子工作室

类别 经典童话

出版时间 2004 - 5 - 20

字数 25 万

内容提要 :

奥茨国童话记录了许多发生在奥茨国的小故事 ,其故事寓说明理事于中 ,在会心一笑中领悟到生活的真谛 ,是拓展儿童思维的法宝 ,助其提高想象力的灵丹 ,教他热爱生活的妙药 ,每个小故事都经过了经心选编 ,值得一读。

# 目 录

铁皮樵夫	
第一章 流浪者伍特.....	( 380 )
第二章 铁皮樵夫的心.....	( 386 )
第三章 绕远路.....	( 391 )
第四章 卢恩维尔的卢恩人.....	( 397 )
第五章 女巨人尤普太太.....	( 407 )
第六章 尤库霍人的魔法.....	( 415 )
第七章 花边围裙.....	( 425 )
第八章 森林中的危险.....	( 429 )
第九章 爱争吵的龙.....	( 437 )
第十章 快腿托米.....	( 442 )
第十一章 琴杰的大农场.....	( 448 )
第十二章 奥茨玛和多萝茜.....	( 454 )
第十三章 恢复原形.....	( 459 )
第十四章 绿猴.....	( 466 )
第十五章 铁皮人.....	( 468 )
第十六章 费特上尉.....	( 475 )
第十七章 库一克利普的工场.....	( 479 )
第十八章 铁皮樵夫与自己交谈.....	( 482 )
1	
第十九章 隐身乡.....	( 492 )
第二十章 过夜.....	( 504 )
第二十一章 七彩姑娘的魔法.....	( 509 )
第二十二章 妮米·艾米.....	( 515 )
第二十三章 穿过地道.....	( 521 )
第二十四章 尾声.....	( 524 )
通往奥茨国的路	
第一章 通往黄油田的路.....	( 527 )
第二章 多萝茜遇见亮纽扣.....	( 536 )
第三章 一个古怪的村庄.....	( 540 )
第四章 多克斯国王.....	( 547 )
第五章 彩虹之女.....	( 555 )
第六章 驴城.....	( 559 )
第七章 邋遢汉变形.....	( 565 )
第八章 乐器人.....	( 573 )
第九章 初战斯库德勒野人.....	( 581 )
第十章 逃出汤锅.....	( 586 )

第十一章 约翰尼·杜伊特帮了忙.....	( 593 )
第十二章 穿越死亡沙漠.....	( 600 )
第十三章 真理池.....	( 603 )
第十四章 嘀嗒—嘀嗒和比丽娜.....	( 607 )
第十五章 皇帝的铁皮城堡.....	( 614 )
第十六章 拜访南瓜田.....	( 618 )

2

第十七章 皇家金车来啦.....	( 622 )
第十八章 翡翠城.....	( 627 )
第十九章 欢迎邈邈汉.....	( 632 )
第二十章 奥茨国的奥茨玛女王.....	( 635 )
第二十一章 多萝茜接待宾客.....	( 640 )
第二十二章 贵宾光临.....	( 646 )
第二十三章 盛大宴会.....	( 653 )
第二十四章 生日大典.....	( 656 )

奥茨国的格林达

第一章 神圣职责.....	( 666 )
第二章 女王出巡.....	( 674 )
第三章 雾谷仙子.....	( 680 )
第四章 魔帐.....	( 682 )
第五章 隐形石墙.....	( 685 )
第六章 平顶之山.....	( 690 )
第八章 邪恶女王.....	( 699 )
第九章 好心女官.....	( 705 )
第十章 水底奇观.....	( 710 )
第十一章 湖畔之战.....	( 714 )
第十二章 钻石天鹅.....	( 716 )
第十三章 警钟长鸣.....	( 722 )
第十四章 奥茨玛的顾问.....	( 725 )

3

第十五章 御前法师.....	( 729 )
第十六章 落网之鱼.....	( 735 )
第十七章 玻璃穹屋.....	( 738 )
第十九章 红发里拉.....	( 751 )
第二十章 难解之谜.....	( 756 )
第二十一章 奇女献策.....	( 761 )
第二十二章 魔岛沉浮.....	( 765 )
第二十四章 凯旋而归.....	( 773 )

4

# 铁皮樵夫

## 第一章 流浪者伍特

在奥茨国温基邦那座金碧辉煌的铁皮城堡内，城堡的主人铁皮樵夫，此时正坐在漂亮的铁皮大厅内那个闪闪发亮的铁皮宝座上。他的身边，一张草编的椅子上，坐着他最要好的朋友——奥茨国的稻草人。他们不时互相谈论着自他们初次见面成为朋友以来所见过的种种怪事和经历过的种种奇遇。可是，他们也有时沉默不语，这些事他俩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他们发现，他们只是满足于能够时时待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上一些简单的话表明他们自己还完全清醒，并且也在很注意地倾听对方的谈话。这两个奇怪而又有趣的人是从来也不睡觉的。既然他们从不觉得疲劳，干吗要去睡觉呢？

金光灿灿的太阳这时正低悬在奥茨国温基邦的上空，给一座座亮闪闪的铁皮塔楼和铁皮城堡内的铁皮尖塔抹上一片辉煌的夕阳。就在这时，从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上

走来了一位名叫伍特的流浪者，他在城堡的门口见到一个守门人。

铁皮樵夫的部下个个都头戴铁盔、佩挂铁甲、身穿密密麻麻缀满小圆铁片的银色布制服，因此，他们的身体如同铁皮城堡那样闪烁着美丽夺目的光芒，也几乎和他们的主人铁皮樵夫本人一样。

流浪者伍特瞅了瞅守门人——他是如此地明亮、闪烁，又瞅了瞅宏伟的城堡——也是如此地明亮、闪烁。瞅着瞅着，他的眼睛越睁越大，简直惊呆了。伍特虽然是个到处闯荡的流浪者，可是他年纪毕竟还小，阅历也不多，他那充满孩子气的目光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壮丽的景象。

“请问，是谁住这儿呀？”他问。

“是温基邦的统治者，奥茨国里赫赫有名的铁皮樵夫。”守门人回答道。显然，他训练有素，可以有礼貌地接待从各地来的各种各样的陌生人。

“铁皮樵夫？这多么古怪呀！”小个子流浪者叫道。

“哦，可能我们的统治者是有古怪，”守门人坦率地承认说；但他却是个仁慈的君主，就像上等的铁皮那样，使他显出真诚、实在。所以，我们大家都愿意伺候他，而且，常常忘记了他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我可以亲眼看看他吗？”流浪者伍特想了一会儿后问。

“假如你愿意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可以进去问问他是否愿意见你。”守门人说完，便走进了铁皮樵夫和他的朋友稻草人所坐的那个大厅。听说有个陌生人此时在城堡门口，他俩都十分高兴。也许这位陌生人可以告诉他们一些供他们品头论足的新鲜事呢，于是，他们让守门人赶紧请那个男孩进来。

伍特穿过宽敞的走廊——全都镶嵌着装饰铁皮——来到了宏伟的铁皮拱道下，然后走过许多摆设着漂亮的铁皮家具的铁皮房间。这时，他的眼睛睁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了，瘦削的身子因为惊讶而微微发抖。不过，虽然他感到非常吃惊，但站在宝座前的时候仍是那么彬彬有礼地鞠躬，并用尊敬的口气说道：“向著名的陛下致敬，在下乐意为您效劳。”“太好了！”铁皮樵夫用惯常的快活口吻说。“告诉我，你是谁？为什么到这儿来？”大家都叫我流浪者伍特。”男孩回答：“以前，我住在奥茨国基利金邦一个偏僻的地方。我已经游历了许多地方，绕了很远的路才来到这儿。”<sup>381</sup>“一个人离家漫游，”稻草人说：“这意味着要面临许多危险和艰难。假如这个人是一个血肉之躯的话，那更是困难重重。难道你在基利金邦那儿没有朋友吗？在那儿生活没有觉得舒适和愉快吗？”听到这样一个全身塞满稻草的人说话，并且说得又是那么好，伍特着实吃了一惊。他可能有些不礼貌地盯着稻草人看了一会儿，然后才回答说：“不，我有自己的家，也有很多朋友，稻草人朋友。但是他们的生活实在是过于平静、幸福、舒适，因此让我感到烦闷、乏味。在奥茨国的那个角落里，简直没有什么令我感兴趣的东西。可我相信，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我会遇到许多异乡人，见到一些新的景象。因此，我就走出了家门，四处流浪。我已流浪了将近整整一年了，现在总算来到了你们这座辉煌的城堡。”“我想，”铁皮樵夫说：“你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肯定见到了许多新奇的

东西,你也一定变得十分博学了吧。”不!”伍特沉思地回答;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博学,这点请陛下相信。我越是在外面流浪,就越是觉得自己懂得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因为在奥茨国里,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学习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难道你从来就不喜欢提问吗?”稻草人问。

“喜欢。我想问什么就去问什么。可也有的人拒绝回答我的问题。”那他们可太不友好了。”铁皮樵夫说道。“一个人假如不善于提问题,那他很少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因此,我呢,就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条规矩:对于任何问我的世俗问题,我都必须作答。”382“我也是这样。”稻草人也说了一句,点点头。

“我很高兴听到你们这么说。”流浪者说;“现在,请让我斗胆地提出自己的要求,请你们给我一些吃的。”哦,我的上帝!”温基邦的统治者叫道;“我实在太粗心了,竟把流浪者通常是肚子饿的这一点给忘了。我马上叫人去给你拿吃的东西来。”说完,他吹了一下挂在铁皮脖子上的铁皮口哨。听到哨声的召唤,马上进来了一个仆人,他低低地鞠躬行礼。铁皮樵夫吩咐,马上给客人端来食物。几分钟后,仆人端来了一个铁皮做的盘子,盘子里整齐地摆着各式铁皮小碟,小碟擦得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里面摆满了各种精致的美味佳肴。盘子搁在移到宝座前的一张铁皮桌上,仆人在桌前放了一把铁皮椅子,请男孩坐下吃。

“吃吧,我的流浪者朋友!”这位君主真诚地说;“对这些饭菜相信你会喜欢的。我本人从不吃任何东西,因为我是铁皮做的,不需要靠食物来维持生命。我的朋友稻草人也不吃饭。

可是,我这儿所有的温基人都能吃饭,他们也像你一样是有血有肉的,因此,在我的铁皮食橱里总是放满了食物,欢迎来访的客人随便享用。”男孩确实是饿坏了,他一言不发吃了一会儿。等到肚子里多少进了一些食物后,他才开口说话:“陛下,您怎么会是用铁皮做的,而且还是可以活动的呢?”这个嘛,”铁皮樵夫回答说;“说来可就话长了。”希望它越长越好。”男孩说。“您愿意为我讲讲这个故事吗?”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就讲。”铁皮樵夫答应说,身子向后靠在宝座里,跷起了铁皮腿。“我已经有很久没有说过我的383故事了,因为这儿的每一个人对我的这段经历都非常熟悉,他们知道得几乎和我一样清楚。可你是一个外来人,肯定非常想知道我是怎么变得这么漂亮、这么生气勃勃的,所以,我倒是很愿意为你再叙述一遍我的奇遇。”非常感谢。”流浪者伍特说,一面继续吃着。

“我并非生来就是用铁皮做的。”国王开始说了;“本来我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骨头的人,就住在奥茨国里的孟奇金邦。我在那里的职业是樵夫,将森林里的树木砍下来劈成可以用来生火的劈柴,妇女们用它烧菜做饭,孩子们用它烧火取暖。就这样,我为奥茨人民舒适的生活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在森林边上,我曾经有过一间小屋子,那就是我的家。我的日子一度过得非常舒心。后来,我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孟奇金姑娘,她就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这个孟奇金姑娘叫什么名字?”伍特问。

“她的名字叫妮米·艾米。这位姑娘是如此的美丽,连落日的余辉照在她身上的时候都觉得羞愧难当。她和一个穿银鞋的十分严厉的女巫住在一起,女巫将这个可怜的女孩变成了她的奴隶。这个东方老女巫强迫妮米·艾米替她洗刷、清扫屋子,替她做饭、洗碗碟,从早一直干到晚,也不让她歇息。此外,她还得起柴,直到有一天我在森林里看见了她,并且爱上了她。

此后,我总是给妮米·艾米带去大量的柴火,我们之间成了十分亲密的朋友。最后,我终于向她求婚,她也同意了。不料,我们之间的谈话恰好被女巫听到了。她非常恼火,因为她不想让她的奴隶离开她的身边。女巫不许我再接近妮米·艾米,但我却对她说,我是自己的主人,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丝毫也没有考虑到我这样对女巫说话是有失分寸的,也没有考虑后果。

“第二天,当我在树林里砍柴的时候,残忍的女巫在我的384斧子上施了魔法。结果,斧子滑落下来,砍掉了我的右腿。”这真是太可怕了!”流浪者伍特叫了起来。

“是啊,看来是很不幸的。”铁皮人赞同地说;“一个当樵夫的人,假如只有一条腿的话,那他也就无法再干这一行了。

可我不愿让女巫这么轻易地就征服了我。我认识一个手艺高超的白铁工,他就住在森林的那一边。他是我的朋友,我一只腿跳到他那儿,请求他给予帮助。他立即为我做了一条铁皮腿,并巧妙地将它连接在我的肉体上。铁皮腿的膝盖和脚踝处都有连接部位,走起来几乎和我失去的那条腿一样方便。”你的朋友一定是一个出色的工匠!”伍特叫道。

“是的。”国王承认说;“他的职业就是白铁工,他能用铁皮做任何东西。当我重新回到妮米·艾米身边时,她特别高兴,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不断地亲吻我,说她为我感到骄傲。

女巫看到她在吻我时,比以前更为恼火了。第二天,当我又去森林里干活时,她又在我的斧子上施了魔法。结果,斧子又一次失手,砍掉了我的另一条腿。我用一条铁皮腿跳到白铁工朋友那儿,他又好心地为我做了另一条铁皮腿,并将它连接到我身上。于是,我又开心地回到了妮米·艾米身边。她看到我亮闪闪的双腿,觉得十分的高兴,她还答应等到我们结婚以后,她要经常给它们上油,将它们擦得锃亮的。可是,女巫比以往任何时候的火气都要大。等我再一次举起斧子砍树时,斧子转过来又砍掉了我的一条手臂。白铁工只好又给我做了一条铁皮手臂,但我并不怎么的担忧,因为妮米·艾米说,她仍然始终如一地爱着我。”385 第二章 铁皮樵夫的心温基王说到这儿停住了。他的声音已经变得有点儿吱吱轧轧的,于是,他伸手拿过油桶,仔细地给喉咙的连接部位上了一点油。流浪者伍特也已经心满意足地吃饱了,他好奇地看着整个上油的全过程,他请求铁皮人继续讲下去。

“穿银鞋的女巫由于我藐视了她,所以,她恨死了我。”温基王继续说,这时他的声音听起来又如钟声那么清脆了。“她发誓永远不让妮米·艾米嫁给我。于是,她又在我的斧头上施了魔法,砍去了我的另一条手臂。白铁工又为我换上了铁皮手臂。你

看,包括这些连接得很巧妙的双手,我运用起来十分自如。可是,上帝!凶恶的女巫仍不肯罢休,她继续在我的斧子上施魔法,让斧子将我的身子劈成了两半,我就这样倒在了地上。在附近树丛里偷偷盯着我的女巫冲了过来,抓起斧子将我的身子砍成几小块。她以为这下终于消灭了我,接着得意地一路狂笑着跑了。

“可妮米·艾米找到了我。她捡起我的手臂、腿和头,将它们扎成一个包裹,带到了白铁工那儿。白铁工立即干开了,他给我做了一个刮刮叫的纯铁皮的身体。等他把手臂和腿连接到我的身上、把头放进铁皮颈圈里时,我就成了一个比以前的我更为强壮的人了。我的身体再也不会觉得疼痛,再也不会给我带来痛苦,而且,我又是如此地好看、闪亮,再也不需要穿什么衣服了。穿衣服总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而且衣服弄脏、撕破以后,又得更换新的,而我的铁皮身体只需要上油和擦亮 386 就行了。

“妮米·艾米仍然向我表示,她愿意嫁给我。也就是说,无论女巫如何施展这些恶毒的报复,她一如既往地爱着我。姑娘说,我将成为世界上最亮闪的丈夫,这倒完全是实话。然而,罪恶的女巫仍不愿善罢甘休。当我回去重新干活的时候,我的斧子又一次失手了,这下它砍下了我的脑袋,这可是我惟一剩下的肉体部分。这个罪恶的女人还抓起我被砍下来的脑袋,将它拿走了,还把它藏了起来。在妮米·艾米走进树林的时候,她发现我在那里漫无目的地瞎走着,因为我已经看不见方向了。

于是,她把我又领到白铁工朋友那里去。这位忠实的朋友立即动手给我做了一颗铁皮脑袋。等他完工的时候,妮米·艾米刚好从女巫那儿把我原来的脑袋偷来了。可考虑再三,我认为,铁皮脑袋比血肉脑袋要优越得多。现在我用的就是铁皮脑袋,你可以看到,它的外形有那么地美丽、高雅——姑娘也同意我的看法:一个全部用铁皮做成的人比一个由血肉做成的人要完美得多。白铁工跟我一样对他的手艺感到自豪,接下来的整整三天,他一直都在羡慕我,赞美我的漂亮。

“这下我可完全是一个铁皮人了。我再也不担心那个罪恶的女巫了,她也无法再来伤害我。妮米·艾米说,我们得立即结婚,这样,她就能住到我的小屋来,和我生活在一起,让我始终保持明亮、闪烁。

“‘亲爱的尼克,’这位勇敢而美丽的姑娘说。“告诉你吧,当时我的名字叫做尼克·乔珀。‘我敢肯定,你将成为一个姑娘所可能拥有的最好的丈夫。我无须为你做饭,因为你现在什么东西也不吃;无须为你铺床叠被,因为铁皮人从来也不会觉得疲劳,不需要睡觉,我们去参加舞会的时候,如果音乐不停,你永远也不会觉得疲倦、说想要回家的。白天你在森林 387 里砍树,我能按自己的方式自得其乐。所以,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做妻子的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而且,在你的新脑袋里也没有脾气,因此,你永远也不会跟我生气。最主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做一个活生生的铁皮樵夫的妻子,我将感到无比的骄傲!’从这些话里可以听出,妮米·艾米不仅非常勇敢、漂亮,而且非常聪明。”流浪者伍特说。“不过,请你告诉我,你在砍成一块块的时候怎么没有死去呢?”在奥茨的国土上,“温基王回答说:“任何人都不会被杀死的。一个有一条木腿或铁皮腿的人和原来的自我简直就没有

什么区别。我是逐步失去各部分的肉体的,所以,我始终和开始时候的我一样,即便到了最后,我已经没有血肉、完全成了铁皮人的时候也是如此。”我明白了。”男孩若有所思地说。“你和妮米·艾米最终结婚了吗?”没有,”铁皮樵夫回答说;“没有结婚。虽然她一再表白她仍然爱我,可我发现,我已经不再爱她了。这是因为,我的铁皮身体里已经没有心了。而没有心,一个人也就无法去爱。

所以说,罪恶的女巫最后还是把我打败。就这样,我离开了奥茨国的孟奇金邦,而那个可怜的姑娘仍然是女巫的奴隶,必须遵照女巫的命令,日日夜夜地做个不停。”“后来你上哪儿去了呢?”伍特问。

“哦,我先得出去找一颗心回来,这样的话,我才可以再去爱妮米·艾米。可是,心却比你想象的要难找得多。有一天,在一座陌生的大森林里,我忘了给连接部位上油,它们忽然锈住了。我站在那儿,手脚根本无法动弹。我就那么一直站着。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多萝茜和稻草人路过,才将我 388 给救了。从此以后,我特别小心,再也不让连接部位锈住了。”你刚才说的那位多萝茜到底是谁呢?”流浪者问。

“是一个小姑娘。龙卷风把一间房子从堪萨斯州一直刮到了奥茨国,她碰巧就在这间房子里面。房子在孟奇金邦落下的时候,正好压在那个最恶毒的女巫身上,将她给砸扁了。那是一间很大的房子,我想,女巫至今还压在它的下面呢。”不。”稻草人赶紧纠正了他的话;“多萝茜说,女巫早已变成了尘土,被风吹散了。”喔!”铁皮樵夫继续说;“遇到多萝茜和稻草人以后,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了翡翠城。在那儿,奥茨术士给了我一颗心。

可是,术士仓库里的心存货实在是太少了,他给我的是一颗仁慈的心,而不是爱心。因此,我仍然像没有心的时候一样,无法去爱妮米·艾米了。”难道奥茨术士不能给你一颗既仁慈又充满着爱的心吗?”男孩问。

“不能。我当时正是请求他给我一颗这样的心,可他说,他的心这时刚好缺货,仓库里就剩下一颗心了。因此,当时,我要么接受这颗心,要么就永远没有心。所以,我就要了那颗心。现在我还得说,作为一颗仁慈的心,它确实是一颗顶呱呱的好心。”“但我好像觉得,”伍特沉思地说;“那位术士愚弄了你。

你知道,那不可能是一颗很善良的心。”为什么?”温基王说。

“因为你抛弃了那位爱着你的姑娘,这表明你并不善良。

当你遭到不幸的时候,她始终对你真诚相待、忠贞不渝。如果奥茨术士给你的真是一颗仁慈的心的话,那么,你早就应该回到你的家乡,娶那个漂亮的孟奇金姑娘为妻了。然后,你再将 389 她带到这儿,让她做这儿的王后,和你一起住在这个金碧辉煌的铁皮城堡里。”听到这番坦率的话语,铁皮樵夫感到十分的吃惊。有好一阵儿,他一言不发,只是使劲地盯着流浪者伍特看。可是,稻草人却摇晃着塞得满满的脑袋,语气肯定地说:“这个男孩说得一点也不错。我也经常觉得纳闷,为什么你不回去找那位可怜的孟奇金姑娘呢?”于是,铁皮樵夫又使劲盯住他的朋友稻草人看。最后,他严肃地说

道：“说实话，在这以前我可从来也没有想到去找妮米·艾米，让她成为温基邦的王后。可是，能够肯定的是，现在去做这件事仍然不算太迟，因为那位可爱的姑娘一定还住在孟奇金邦里。

这位异乡流浪者的提醒，让我又一次想起了妮米·艾米。现在，我想，我有责任立即动身去找她。我不再爱她了，这当然不是姑娘的过错。因此，如果我真想让她生活幸福的话，我就应该这样做，应该用这种方式来报答她对我忠贞不渝的爱。”你说得很对，我的朋友！”稻草人立即表示赞成。

“你和我一起去吗？”铁皮国王问。

“那还用说！”稻草人说。

“你们可以带上我一起去吗？”流浪者急切地恳求道。

“没问题，”铁皮樵夫说；“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

而且是你第一个告诉我，找到妮米·艾米并和她结婚是我的责任，我想让你明白，一旦有人向他指出他的责任，尼克·乔珀——温基的铁皮国王，是从来也不会逃避的。”假如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那么，这既是一种责任，也应该说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伍特说，想到自己将要进行的历险他感到很高兴。

390 “美丽、漂亮的东西即使不被人们爱上，也应该受到人们的敬慕。”铁皮人说。“比如说，花是美丽的，但我们并不打算和它们结婚。可是，责任可就不同了，责任往往是行动的号令，无论你想不想去做。既然如此，我只好听从责任的号令。”我们准备什么时候动身？”稻草人问，每开始一次新的历险前，他总是显得特别高兴。“我可没听见什么号令，但是，我们究竟什么时候动身呢？”准备好了就出发。”温基国王说。“我要马上把我的侍从叫来，命令他们，赶快为我们的旅程作好准备。”第三章 绕远路那个夜晚，流浪者伍特睡在温基王的铁皮城堡里，他感到，睡在铁皮床上自己感到十分舒适。第二天一早，他起床后到花园里去散步。花园里有铁皮做的喷泉和长着铁皮的奇花异草，铁皮小鸟在树枝上栖息，啾鸣歌唱，听起来就如同铁皮口哨吹出的声音。所有这些奇景，全都出自聪明的温基白铁工们之手。

每天清晨，他们都为小鸟们上足发条，这样一来，它们就可以四处飞翔、婉啾啾鸣。

早餐后男孩走进了觐见室，一个侍从正在细心地为温基王的铁皮连接部位上油，而其他侍从则在往稻草人的身体里填塞清香、新鲜的稻草。

伍特饶有兴致地看着侍从们做着这一切。原来，稻草人的身体只是一件全身塞满稻草的衣服。只见上衣的钮扣扣得紧紧 391 的，以免稻草从衣里掉出来，腰间系着根绳子，以便让他的身体保持应有的形状，让里面的稻草不会弯倒。而他的脑袋则是一个塞满麸皮的黄麻袋，上面的眼睛、鼻子和嘴都是画出来的。

他的手是一只白纱手套，里面塞满了细软的稻草。伍特还发现，稻草人即使在仔细地被塞上稻草、整好形体之后，他的动作依然是笨拙的，两只脚明显地摇晃不稳。因此，男孩拿不准，这位稻草人能否和他们一起走进奥茨国孟奇金邦的森林。

为了这次重要的旅程所做的准备工作非常简单。一只装满食物的背包由流浪者

伍特背着 ,因为这些食物只有他一个人吃。

铁皮樵夫则肩扛一把锋利雪亮的斧子 ,稻草人把温基王的油桶放进了口袋 ,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为他朋友的连接部位上油。

“你不在这儿的时候 ,谁来统治温基邦呢 ?”男孩问。

“哦 ,温基邦的人自己会管理好自己的。”温基王回答说 ;实际上 ,我的人民压根就不需要什么国王 ,因为奥茨国的奥茨玛随时随地、密切关注着她的所有臣民——包括温基邦的人民 ,他们全都十分地安宁和幸福。和许多国王和君主一样 ,虽然我的头衔看起来很伟大 ,可实际上 ,我要处理的事情却非常少 ,这也就使我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自找乐趣。奥茨国人民只遵守一条法律 :这就是安分守己。要遵守这条法律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容易的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行为举止十分本分。好了 ,我们该出发了吧。我想 ,那个可怜的孟奇金姑娘正在焦急地等着我去呢 ,所以 ,我急于立刻动身。”我看 ,她反正已经等了那么久了 ,早一点晚一点都无所谓了。”他们离开城堡、踏上一条西去的道路时 ,稻草人说。

“你说的很对。”铁皮樵夫说 ;可我知道 ,无论前面已经等待了多久的时间 ,在等待的最后阶段 ,往往是最难熬的。

因此 ,我得努力 ,尽快地让妮米·艾米获得幸福。”392“啊哈 ,这表明你真的有一颗仁慈的心。”稻草人赞许地说。

“但他没有一颗爱心 ,这实在太糟糕了 !”伍特说 ;这位铁皮人只是出于仁慈而非出于爱情才打算娶这样一位好姑娘的。反正 ,我总认为这样做不怎么对头。”即便如此 ,我敢肯定 ,这样做对那位姑娘来说未必就不好。”稻草人说。作为一个稻草人 ,他似乎显得特别的聪明。

“一个有爱情的丈夫未必就是仁慈的 ,而一个仁慈的丈夫一定能令任何一位姑娘觉得满意。”妮米·艾米肯定将成为一个王后 !”铁皮樵夫骄傲地宣布。“我要为她做一件饰有铁皮褶边和横裱的铁皮礼服 ,她也将会得到铁皮拖鞋、铁皮耳环和手镯 ,头上戴着铁皮王冠。我想 ,妮米·艾米一定会高兴极了 ,因为所有的姑娘都喜爱华丽的服饰。”我们是从翡翠城那条路去孟奇金邦吗 ?”稻草人问 ,他将铁皮樵夫已经看成了他们这次行动的头。

“我想不。”铁皮樵夫回答说 ;我们正在进行的 ,是一次需要慎重对待的历险。因为我们是在寻找一个姑娘 ,可她却在担心 ,自己以前的恋人是否已经忘记她了。你得承认 ,虽然向妮米·艾米坦白地说我是去和她结婚的——这是我的责任 ,可是 ,这对我来说 ,依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因此 ,目睹我和她会面的人要越少越好。等我找到妮米·艾米 ,而她也没法控制住了因和我重逢所带来的喜悦心情之后 ,我会带她去翡翠城的 ,并把她介绍给奥茨玛和多萝茜 ,还有贝特西·鲍宾、小狗托托和所有其他的朋友。但是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可怜的妮米·艾米生气时说话尖刻 ,我隔了这么久的时间才去找她 ,她开始的时候也许会生我的气。”393“这我可以理解。”伍特一本正经地说 ;可是 ,如果不从翡翠城经过的话 ,我们如何才能到达你从前住的孟奇金邦的那

个地方呢？”哦，这很容易。”铁皮人竭力使他放心。

“在我口袋里面，有一张奥茨国的地图。”男孩固执地说；“从地图上看，我们现在正位于温基邦，也就是奥茨国的西面，而孟奇金则在东面。在这两地的中间，恰好就是翡翠城。”你说的不错。但我们可以先往北走，进入基利金邦。这样一来，我们就绕过了翡翠城。”铁皮樵夫解释说。

“可是，这段路也许是很危险的。”男孩说。“我以前曾住在基利金邦最北面一个偏僻的地方，正好靠近乌加布。我听说，在这个北方地区住着许多人，碰到他们可不是件很愉快的事。所以，我往南边来的时候，一路上尽量小心地避开他们。”流浪者应该是无所畏惧的。”稻草人议论说。此时，他正摇摇摆摆地走着，样子十分滑稽而且非常随便，不过始终与朋友们保持平行地走着。

“畏惧并不会让人变成胆小鬼。”伍特回答说，脸上微微一红；“我觉得，避开危险比战胜危险要容易得多。最安全的方法往往就是最好的方法，即使对一个勇敢而果断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别害怕，我们不会往北走到很远的地方去。”温基王说；“我的想法是，我们只需绕过一些必要的路、避开翡翠城就可以了。一旦绕过了翡翠城，我们马上又转向南，进入孟奇金邦。

我和稻草人对这儿的一切都非常熟悉，而且我们在这儿还有很多朋友呢。”我曾到过基利金邦的一些地方。”稻草人说；“说真的，我不时碰到一些奇怪的人，可我从未受到过他们的任何伤害。”394“好吧，反正对我来讲走哪儿都是一样的。”伍特故作轻松愉快的样子说。“危险，在无法避开的时候，常常是非常有趣的。无论你们俩怎么走，我都愿意跟随着你们。”于是，他们离开一直顺着走的路，朝东北方向折去。在这一整天里，他们一直都在温基邦的范围内愉快地走着，碰到的人都很毕恭毕敬地向温基国王行礼致敬，祝他一路上旅途顺利。

晚上，他们住在温基邦的一户人家里，受到了盛情的招待，伍特被安排在一张十分舒适的床上睡觉。

“假如只有稻草人和我这两个人的话，”铁皮樵夫说；“我们在晚上也能像在白天一样地走路。但是，有个血肉之躯的人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在晚上就必须停下来，以便让他得到很好的休息。”走了一天，血肉之躯的身体已经非常的疲乏了。”稻草人说，“而稻草和铁皮做的身体永远也不会疲乏。这也就证明：我们多少比那些按照普通材料做成的人要优越得多。”伍特不能否认这一点，再说他也真的累了，因此，他懒得与他们争论这一问题。他一直酣睡到第二天的早晨，然后，坐下来享用了一顿美味可口、热气腾腾的早餐。

“你们俩不吃东西，这可错过了许多有趣的东西！”他对两位同伴说。

“你说的这话一点没错。”稻草人回答说；“但是，在弄不到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同样错过了挨饿的痛苦和经常出现的胃痛。”他说着朝铁皮樵夫看了一眼，这一位也赞同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他们又不停地走了一整天。一路上，他们互相聊着过去经历过的那些奇

遇。为了把整个旅途气氛搞得更加活跃，大家就听稻草人背诵诗歌。他向环状甲虫教授学会了许多诗<sup>395</sup>，并且只要有人听，他也很乐意背诵这些诗。伍特和铁皮樵夫此时当然乐于听，因为他们没什么别的事可干——除非不礼貌地从塞满稻草的同伴身边跑开。

在稻草人所背诵的诗里，有一首诗是这样的：是什么声音如此地悦耳像小麦稻草发出的沙沙声那般地轻柔？

稻草金黄而明亮，不管我走到哪里，这沙沙声总是让我忘掉了忧愁。

哦，清香、新鲜、金色的稻草！没有任何缺陷填满得那么干净、完好。

行路时它吱呀作响，说话时它颤动有声，它的芳香令我忘记了烦恼。

刀劈斧砍伤不了我，我既没有血肉纷飞，也不会感到任何痛楚，我使用的稻草既不会结块，也不会碰伤，尽管它一再受到敲击而弯曲！我知道，据说<sup>396</sup>我那漂亮的脑袋里装的是拌合着稻草和麸皮的脑汁，但我的想法是如此地高明即使可能，我也不愿换成普通血肉之躯的脑子。

我满足于自己的命运，我高兴自己不同于我天天碰到的那些人，如果我的身体里面发了霉，被搅成了一团，或者变成了粉末，我只要填满新的稻草又会获得新生。

第四章 卢恩维尔的卢恩人临近黄昏的时候，这几位旅行者再也看不到一条可以指引他们向前的道路了。各种深浅不同的紫色的草和树木告诉他们，此时，他们已经进入了基利金邦。在这个邦里，奥茨国其他居民不熟悉的一些地方住着各种各样的怪人。这儿，田野广阔，几乎没有什么人耕耘过，也看不到任何住房。太阳落山以后，我们的这些朋友还在继续走着，希望可以找到一处适宜于流浪者伍特睡觉的地方。可是，在天已经变得非常黑，男孩也因为走了许多路而疲乏不堪的时候，他们只能在一片田地的中间停了下来，让伍特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食物来吃晚饭。然后，稻草人躺了下来，让伍特将它塞满稻草的身子当枕头。铁皮樵夫则整夜站在他们的身边，这样一来，地上的潮气就不会将他的连接部位锈蚀，也不会把他闪亮的身体变得暗淡无光。只要露珠沾上他的身子，他就立即用布仔细地把它擦干。因此，到了早晨的时候，我们的这位国王在冉冉升起的太阳光照耀下全身仍然发出了闪闪的光芒。

天一亮，他们就将男孩唤醒了。稻草人对他说：“我们已经发现了一样非常怪的东西，我们一起商量一下，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才好。”“你们发现什么了？”伍特边问，边用指关节揉了揉眼睛，张开嘴接连打了三个呵欠，以此表示自己已经彻底醒了。

“看到了一块告示牌，”铁皮樵夫说。“一块告示牌和另外一条路。”告示牌上写了些什么？”男孩问。

“上面写着：外来人注意，禁止沿此路去卢恩维尔。”稻草人回答说，他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他的眼睛是刚画上去的。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从别的地方走吧。”男孩说，一面打开背包吃了一些早餐，但这话似乎令他的两个同伴都感到有些不快。

“我倒想看看卢恩维尔到底怎样。”铁皮樵夫说。

“一个人旅行的时候,错过任何有趣的风景的做法都是愚蠢的。”稻草人又补了一句。

“可是,既然已经贴了告示,这也就表明着危险啊!”流浪者伍特反对说;“我认为,明智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地避开危险。”他们没有马上对这话发表任何意见。过了一会儿,稻草人说话了:“在我的这一生中,经历过的危险实在是太多了。因此,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我并不觉得害怕。”“我也不怕!”铁皮樵夫叫着,在铁皮脑袋的上方挥舞着闪闪发亮的斧子。“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伤害我的铁皮,我手中的斧子也是抵御敌人的有力武器。但是,我们这位男孩朋友,”他一边说着,一边认真地看了看伍特;“如果卢恩维尔真有什么危险的话,大概有可能会受到某种伤害,因此,我建议他等在这儿。而你和我,稻草人朋友,前去参观一下卢恩维尔这块禁地。”“请你们别替我担心,”伍特平静地说道;“无论你们想到哪儿,我都会和你们一同去的,并且和你们一起度过难关。”

在我的流浪生涯中,我发现,避开危险比冒险闯入更为明智。

但,那时候,我是孤身一人,而现在,我有了你们两个强大的朋友保护我。”于是,等他吃完早饭,他们一同踏上了通往卢恩维尔的道路。

“这个地方,我以前可从未听说过。”稻草人说。这时,他们正走近一片稠密的树林。“在这儿居住的,也许是人,也许是动物。但无论是什么,反正,当我们从这儿回来以后,我们又多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给多萝茜和奥茨玛去听。”这条路一直延伸到了树林。可是,大树一棵一棵挨得很近,密密麻麻,藤蔓和树丛也十分稠密,盘根错节,令他们每走一步都不得不清出一条通道。有一两处地方,在前面开道的铁皮樵夫只能用斧子砍去一些树枝。伍特始终跟在他的后面,押后的是稻草人。如果不是他的同伴为他塞满稻草的身子开道的话,他压根就没法走过这条路。

这时,铁皮樵夫奋力穿过一簇浓密的树丛,几乎跌跌撞撞地走进了树林里一大片空地中。这片空地呈圆形,很大而且非常宽敞。大树的树梢从这里伸展开来,互相盘绕、连接,在空地的上方形成了一个圆顶。奇怪的是,树林中这间巨大的天然房间并不是很暗,好像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射来了一片柔和的白光始终照亮着它。

在这个天然形成的房屋里聚集着许多稀奇古怪的人。当铁皮人看着他们的时候,也不禁惊呆了。伍特只得将他的铁皮身体推向一边,以便自己也能看清。稻草人又将伍特推向一边。

于是,这三个旅行者站成了一排,全都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些人。他们看到的这些人全都是圆咕隆咚的,就像是只皮球。不仅他们的身体是圆的,他们的腿和胳膊也都是圆的,还有手和脚也是圆的,连脑袋都是圆的。只有一个地方不是圆的,那就是每人的头顶上那块浅显的凹陷,它是茶碟形的而非圆顶形的。

此外,他们胖嘟嘟的身体上没穿什么衣服,也没有一丝头发。

他们的皮肤完全是浅灰色的,眼睛只是两个红点,鼻子和身体其他部分一样也是圆嘟嘟的。

“你看，他们像是橡皮人吗？”稻草人问。他注意到，这些人走动的时候身体向前跳跃着，仿佛和空气一样轻。

“很难说他们是些什么。”伍特回答：“可他们的身上好像覆盖着一层疣子。”卢恩人——他们这样称呼这些当地人——正在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有的在一块玩耍，有的正在干活，有的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交谈。可是，一听到这些陌生人的说话声——声音在空地上方响亮地回荡着，他们一齐转向了闯入者的这个方向，随后，他们全都以惊人的速度跑跳着向前冲来。

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击令铁皮樵夫大为吃惊。他还没有来得及举起斧子，那些卢恩人就已经扑到了他们的身上。这些人挥舞着在他们看起来像是拳击手套似的胖嘟嘟的手，用尽全身的力气拼命乱捶这三位刚来的旅行者。他们的拳击并没有什么力量，根本伤害不了我们的朋友。可是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一时将他们弄懵了。因此，转眼间，三个人全都被击倒了，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一看他们倒下去了，许多卢恩人前来按住他们的身体，不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而其他的人则用长长的葡萄藤蔓缠绕着他们，将他们的胳膊、大腿和身体捆在一起，令他们根本无法动弹。

“啊哈！”卢恩人当中个头最大的一个叫道：“我们已经活捉他们了，我们将他们带到鲍尔国王那儿去吧，让他们接受审判，定下罪名，戳上窟窿！”他们一齐拖着俘虏向这个圆顶空地的中间走去。与这些卢恩人相比，三位旅行者的身体的确太重了，他们根本就抬不起来。就连稻草人都比胖呼呼的卢恩人要重得多。最后，这些人在一个凸起的平台前站住了。只见平台上有一个宝座，那是个又大又宽的椅子，有一个扶手上还拴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则往上一直连到圆顶。

在平台前安置停当后，他们让这几个俘虏面对着空着的宝座。

“好！”那个大个子卢恩人说，看来他是这伙人的头。“现在让鲍尔国王来审判这些我们奋不顾身才抓到的可怕的生物吧。”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抓住那根绳子，使劲向下拽。旁边又走来了一两个人帮着他一起拽。很快，在他们头顶上方的树叶向两面分开了，一个卢恩人出现在绳子的另一端。没多久，他就给拉下来到了宝座上。坐定后，他把自己拴在座椅上，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再往上缩回去了。

401 “喂！”国王说着向他的臣民眨了眨自己的红眼睛：“这回又怎么了？”“外来人，陛下，三个外来人被我们抓住了！”大个子卢恩人语气傲慢地回答说。

“我的上帝！我已经看见他们了，而且看得非常清楚。”国王叫道，他盯着三个俘虏看时，红眼睛向外鼓了出来。“多么古怪的动物呀！我的好潘塔，依你看，他们是不是危险人物呀？”“我看，他们也许是的，陛下。当然，他们也可能并不危险，可我们不必去冒这个险。实际上，我们这些可怜的卢恩人，遭到的不幸已经够多了。所以，依我看还是赶紧给他们判罪，戳破他们，越快越好。”用不着告诉我如何处置他们，”国王有点不快地说：“到底谁是这儿的国王？是你还是我？”我们之所以让你做国王，是因为，你的知识比我们其他人都要少。”潘塔愤愤地回答。“只要我想干的话，我完全可以自己做国王的。只不过我不愿意干这份苦差使，也不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就在他

们说话的时候，这个大个子卢恩人在鲍尔国王的宝座和俘虏们之间的空地上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其他卢恩人似乎被他这种反抗精神打动了。但是，忽然传来一声刺耳的爆炸声，卢恩人潘塔马上不见了，稻草人、铁皮樵夫和流浪者十分惊奇地看到，在大个子原先站着的地方只剩下一堆松弛、满是皱纹的皮，看起来就像一只瘪掉的橡皮气球。

“哼，你们瞧，”国王喊着：“我早料到会出这种事的。”

这个自高自大的家伙把自己的气充得比你们其他人都要足，这就是他这种愚蠢的举动的下场。来，赶快去几个人开动气泵，402给他重新充足气。”我们先要把他的窟窿补好，陛下。”一个卢恩人提议说。

俘虏们注意到，他们对潘塔发生的不幸似乎并不觉得奇怪或者吃惊。“好吧，”国王咕哝说。“去叫蒂尔来替他补好。”有一两个人马上跑去叫人。一会儿，他们回来了，在他们的后面跟着一位卢恩女士。只见她穿着一件巨大而高高隆起的裙子，头顶上的一个疣子上系着一根紫色的羽毛，腰间系着一根腰带，上面还有许多纤维状的葡萄藤，既干燥、又坚韧，看上去就像绳子。

“请赶快将他补好吧，蒂尔。”鲍尔国王吩咐说。“潘塔刚才爆炸了。”这位女士捡起皮囊，细心地检查，终于发现在一只脚上有个窟窿。然后，她从腰带上抽下一根葡萄藤线，将窟窿的四边拉到一起，迅速用线扎紧，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疣子。三位外乡人看到，许多卢恩人的身上都有这样的疣子。把这些做完后，蒂尔把小皮囊扔给了其他卢恩人。她刚要离开的时候，忽然看到了这些俘虏，于是，她停下来仔细地打量着他们。

“上帝！”蒂尔说：“这是多么可怕的生物呀。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刚刚抓到的。”一个卢恩人回答说。

“我们打算如何处置他们呢？”卢恩姑娘问。

“我们也许要判他们有罪，然后将他们的身子戳破。”国王回答说。

“噢，是这样。”她说，依然打量着抓来的这些俘虏：“我看，他们的身子不一定能够戳破。试试看吧。”有一个卢恩人迅速跑到了树林边上，不一会儿，他拿着一403根又长又尖的荆棘回来了。他朝国王看了看，国王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这个人猛地向前一冲，将荆棘戳进了稻草人的腿里，稻草人只是笑了笑，一声不吭，因为荆棘一点儿也没有伤着他。

然后，这个卢恩人又试着去戳铁皮樵夫的腿。但是，铁皮却把荆棘的刺尖弄钝了。

“和我预料中的完全一样。”蒂尔说，眨了眨紫红色的眼睛，又摇了摇胖嘟嘟的脑袋。就在这时，那个卢恩人把荆棘往流浪者伍特的腿里戳去。尽管刺尖已经有些钝了，可它刺向人的时候还是够尖利的了。

“哎哟！”伍特叫了起来，腿使劲向外一蹬，劲儿大得把捆住他的那根不结实的绳子都给绷断了。他的腿同时也踢着了那个卢恩人——此时他正弯腰看着伍特——恰好踢在他那圆圆的肚子上，一下子就把他踢上了天。当这个卢恩人飞到他们脑袋上方的高处时，只听得“砰”的一声，他也爆炸了，皮落在地上。“现在，我才真的相信潘塔的话。”国王说。他可怕地转动着圆点似的眼睛：“看来，潘塔的话说得一点没错，这些

俘虏是非常危险的。气泵已经准备好了吗？”有几个卢恩人用车把一部很大的机器推到了国王的宝座前。

他们拿起潘塔的皮,开始向里打气。潘塔的皮一点点鼓了起来,直到国王喊了一声：“停！”“不行,不行！”潘塔叫道：“我还不够大呢。”“行了,以后你就这么大了。”国王宣布。“你在爆炸之前,比我们其他人都要大。正因为如此,你变得骄傲而专横。

现在你比其他人要略小一点,这样一来,你就不大容易爆炸了,而且还会因此变得谦逊一些。”404“给我打气,快给我打气。”潘塔哀号着：“假如你们不继续打气的话,那会令我非常伤心的。”如果继续打气,就会胀破你的皮。”国王制止道。

于是,那几个卢恩人立即停止了给潘塔打气,并将他从气泵前推开了。他果然比爆炸以前变得谦逊多了。这时,他悄悄地溜到了人群的后面,再也没说什么了。

“现在快给另外一个打气。”国王命令道。蒂尔已经将他修补好了,那几个卢恩人又给他打足了气。

在这段时间里,卢恩人谁也没有去注意那几个俘虏。因此,当伍特发现自己的双腿已经获得自由的时候,他悄悄爬到铁皮樵夫的跟前,在锋利的斧子刃上磨着还捆住自己双臂和身体的绳子,绳子立即就被磨断了。

这下,男孩彻底获得了自由。卢恩人用来戳他腿的那根荆棘,就在那人爆炸时落下来的地上,谁也没注意到它。伍特弯腰拾起了荆棘,在卢恩人专心看着气泵的当儿,男孩跳起身来,忽然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砰”,“砰”,“砰”,三个卢恩人被伍特手中的荆棘先后戳中后相继爆炸了。听到爆裂声,其他卢恩人慌忙四下观看,这才看到了他们的危险处境。他们吓得乱喊乱叫,向四面八方跳开去。他们在空地上四处逃窜,而流浪者伍特则在他们的后面拚命追赶。他们本来可以比男孩跑得快得多,但他们常常自己绊跌在地上,或者相互之间挤挤碰碰挡住了去路。因此,男孩终于设法抓住了他们中的几个,并用荆棘很快戳破了他们。

看到卢恩人如此容易爆裂,伍特觉得非常惊讶。一旦放掉他们身上的空气,他们就再也无能为力了。蒂尔奔跑着撞上了他的荆棘,其他许多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看来,这些人是没法逃出这块封闭的空地的。在极度惊恐之中,许多卢恩人向405上蹦去,抓住了他们头顶上的树枝,然后爬到了那根可怕的荆棘够不到的地方。

伍特一路追赶着他们,实在跑得太累了。于是,他停止了追赶,气喘吁吁地来到了他的朋友们坐的那个地方,他俩现在还绑着呢。

“你干得实在是太棒了,流浪者。”铁皮樵夫说：“很显然,我们再也无须害怕这些充气人了。快给我们松绑吧,我们还要接着赶路呢。”伍特替稻草人解开了绳子,帮他站了起来。接着,他又给铁皮樵夫松了绑,而他不用他的帮助就站了起来。他们朝四周看了看。这时,他们看到只有一个卢恩人还待在他们能够进攻的范围之内,这就是鲍尔,也就是那个国王。他一直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目睹了他的臣民受到惩罚的全过程,紫红色的眼睛里露出了困惑的神色。